

百姓故事

父亲的中餐

○应红枫

夏夜,在小区马路边的拐角处碰到老刘,他正领着一个小女孩在散步。见到我,老刘赶紧对小女孩说:“恬恬,快叫叔叔。”好清秀可爱的一个小女孩,看上去才十来岁的样子,随即便甜地叫了我一声“叔叔”。老刘说这是他女儿,放假来看他。

我蹲下身去,想抱一抱这个可爱的小女孩。但转一想又不妥,于是问道:“你读几年级了呀?”“二年级了。”父亲补充道,“下半年就三年级了。”当我目送他们转过马路拐角的时候,小姑娘还回过头来,朝我摆了摆手,留给我一个甜甜的笑脸。

老刘来自江西上饶,他说外出打工已经好多年了,几乎跑遍了大江南北。前年,他跟随工程承包商来到海岛一个小区楼盘施工工地。那个新小区楼盘就在我居住小区的马路对面,靠近建筑工地山脚的东

侧,那几排用石棉瓦搭建的工棚,就是施工队歇脚的宿舍。我经常会晚饭后散步去山脚下的那块草坪,和散坐在那里的工人们闲聊几句。渐渐地,我和其中一位健谈的砂浆师傅熟悉起来,他就是老刘。

第二天晚上又碰到老刘,这回他好像是特意在路口等我。他问我中午下班回家吃饭吗?我说是啊,老婆放假在家,中午家里有人做饭的。他顿了顿,有点不好意思地说,是不是可以麻烦我给他女儿带几块肯德基来。他说自己没车,专门到市区有点远,再说工地实在走不开。我眼前马上浮现昨晚那个给我留下甜笑脸的小女孩,立即一口答应。老刘从口袋里掏出100元钱来递给我,我一把推开:“不用。你女儿已叫过我叔叔,这就当是叔叔请客了。”“哪能呢?一码归一码。”“你不是让女儿叫了我叔叔吗?”

老刘跟着我走出工棚,我对老刘说:“我买的是大桶,恬恬一个人吃不完的,你一起吃吧。”老刘把一只手伸过来,说:“没事,吃不完晚上再给她吃。”我一看,老刘又把100元钱塞过来,我故意沉下脸说:“我们

吗?给小侄女吃几块肯德基不应该吗?”“这,这……”我知道玩嘴把式老刘不是我对手,还追加了一句:“好了,你也别再客气了,再说我下班回来也是顺路。”

第二天中午下班时,我给他们买了个大大的肯德基全家桶,足够父女俩吃的。我兴冲冲地送过去,老刘已经在工棚外了。我跟随老刘走进工棚宿舍时,恬恬正在写作业。一张满是油漆水泥污渍的桌子,被老刘垫上了几层报纸,看上去还算干净。老刘把肯德基放在桌子上,让恬恬谢谢我,然后让女儿趁热赶紧吃。

老刘跟着我走出工棚,我对老刘说:“我买的是大桶,恬恬一个人吃不完的,你一起吃吧。”老刘把一只手伸过来,说:“没事,吃不完晚上再给她吃。”我一看,老刘又把100元钱塞过来,我故意沉下脸说:“我们

还算是朋友不?”老刘看我态度坚决,便说:“好,是朋友,是朋友!”

刚好是中饭时间了,由于工地没有食堂,在工地干活的民工朋友们都自己解决。他们或几个人合伙自己烧,或在路边小快餐店里吃盒饭,或在早餐店里买几个一元钱三个的白馒头充饥。走到工地大门口的搅拌机旁,老刘不知从哪里拿出一个塑料快餐盒,走到工地茶水桶边,拧开水龙头,但是已经没开了。老刘也没停下,直接走到了工地自来水龙头边,接了半盒自来水,从兜里摸出两个白馒头,坐在搅拌机旁的石子堆上,就着自来水啃了起来。我吃惊地阻止他:“老刘,这是自来水啊!”他却很坦然地回答:“没事,我是粗人,习惯了。以前没自来水时,河水都喝。”“可是就这两个白馒头当中饭,下午还要施工,要饿坏的啊!”

老刘笑笑,“不会。节省点钱,抽空给姐买台小电扇去。”

突然听到搅拌机后一阵深深的抽泣声,扭头看见恬恬泪流满面地站在那里。只见她手里捧着一个肯德基鸡腿堡和一对奥尔良烤翅,哭喊着“爸爸”,随即一头扑进老刘的怀里,把一对鸡翅使劲地塞进了她父亲的嘴里……

深藏记忆的事,都已经过去快10年了,那个可爱懂事的小恬恬也快20岁了,差不多也是大学生了。那个工地,在第二年工程就结束了。老刘临走时,把我买给恬恬的那台小电扇擦洗得干干净净,放还到我儿子的房间里,并送给我一块两手相握的褐红色的石雕。我一直把那块石雕端正地摆放在我的书房的书架上,每每抬头看见,便会在心中祝福这对与我有缘的父女。

难忘记忆

坐船进城

○钟伟

绍兴是江南的水乡。家乡孙端镇,河流四通八达,交织如网,更是水乡中的水乡。小时候的村庄,像极了鲁迅先生笔下描绘的“一个离海边不远,极偏僻的,临河的小村庄”。

水乡自然是船的世界,那个时候,船是村民们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。换言之,离开了船,你就像是被困在了“孤岛”上。

第一次坐着船,进城,记忆犹新。放寒假了,我把“成绩单”和“三好学生奖状”交至父亲手上,父亲端详了许久,破天荒地答应带我一起进城。当把我这个天大的消息告诉小伙伴们,他们个个张大了嘴巴,有的甚至直接起哄称“骗人”。但我知道,父亲向来是守信的。

那个时候,乡下人进城,于家庭而言是一件天大的事,从船只到人员落实等都得事无巨细精心安排。幸运的是,父亲是生产队长,向大队申请动用村里唯一的双橹乌篷大船,马上得到允许。落实了交通工具,父亲开始“招兵买马”,或许是走漏了风声,整个生产队的青壮年蜂拥而至。父亲从中挑选了三个摇橹的好手,加上自己凑成了“AB”角。还有几个嚷嚷着会做饭的婆娘,但小孩是决计不能多带的,只准每家一个。

“兵马未动,粮草先行。”中饭必然是在船上吃的,比现在去野外烧烤复杂多了,柴火、煤炉、油米、锅盆、菜蔬、碗筷,一样都不能落,否则会闹笑话。当然,水是用不着备的,沿途探下身子,随时舀一盆即可饮用,而且相当清澈。

兴奋了一宿,天蒙蒙亮就出发了。夹着潺潺的激水声,乌篷船像一把锋利的大头剪子,划开如绸缎般宁静的河面,偶尔激起几朵晶莹的水花,在阳光的照耀下,像无数颗闪闪发光的珍珠,美丽极了。几个小孩不禁哼起“摇呀摇,摇到外婆桥”的歌谣来,环顾水天一色的美景,宛若梦境。

乌篷船或快或慢,快则轻盈,慢则优雅。婆娘们早早就打理了饭菜,可惜未能赶上“阿发”家地里的罗汉豆,还有“老聋子”卖的豆浆。吃完香喷喷的柴火饭,我们已经到了城里。小时候没有概念,现在想来,应该在城北桥附近,离当时的轮船码头不远。

下船,进城,高楼大厦,琳琅商品,还有满大街的车水马龙。我比“刘姥姥第一次进大观园”还紧张,紧紧拉着母亲的衣角,生怕走丢了,母亲也紧紧跟着父亲的脚步。父母难得慷慨,我第一次吃上了奶油味的棒冰,还有荣禄春的一屉小笼,尽管肚子不饿。

到了上世纪80年代,父母带着我进城,坐上了轮船,首船跟乌篷大船差不多,但后面拖着的三四个载客船则大多了。这船不用摇,却比手摇的船快许多,但也得两个小时左右到城里。那场景,堪比现在的春运,时常见有人被挤下了河。好在水乡的人都擅长游泳,奋力游至岸边,轮船已经跑出了老远。碰到这种情况,只能灰溜溜地“打道回府”,第二天重振旗鼓。

后来,孙马公路通行,有了三卡车、招手车。再后来,坐上了公交车。进入新世纪,自己拥有了私家车,回趟老家20分钟搞定。当然,记忆中的乌篷船,已渐行渐远。

人物速写

搭档朱斌

○艾璞

搭档朱斌,他的气脉和我相通,爱好文学,喜欢唱歌,警察学院读书时组建过乐队。和朱斌虽只相处短短8天,可在我人生记忆长河中不可或缺。

2015年底,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桐乡乌镇举行,我随浙江省公安厅特援队到桐乡,被分到唐甸派出所。

食堂匆匆用好餐,柏教导员唤来一位叫朱斌的小伙子,印象是猴瘦、干练、热情,微笑写满脸。把我安排好后,朱斌快言快语:“有事给我打电话。”随即消失在夜幕,继续他的夜巡。

次日,正式报到。派出所所领导分配任务,让我和朱斌搭档,说是照顾我受过伤的左腿,顺便让我随时辅导朱斌写新闻。车巡为主、步巡为辅,外加清查外来人员、巡查旅馆等。

朱斌开一辆老式桑塔纳警车,我全副武装后,进了副驾驶室。正式车巡,朱斌带我们到一个村里,察看那里河道五水共治成果。在霏霏细雨下,一路呼吸着新鲜的空气,这里有远离城市的一种静谧。

在一处狭窄村道,对面冲过来一辆电动车,朱斌客气地警车后倒,示意对方先过去,那人感激地向我们招手。朱斌随即给我讲述了几天前,通过电动车上GPS定位器破案的故事。

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那天,我前一天晚上赶到市区,采访了半天,写作用了半天,顺利完成了领导交办的任务。朱斌则在微信里不时说,兄弟们挂念我,我甚是感动。

一天晚上,朱斌带我和兄弟们去旅馆查旅客,有几家没有电梯,要一口气走到四楼,这对我是个考验。朱

斌关切地问:“艾老师,要紧张吗?”我掩饰说不要紧,可脸上的汗珠已不停地落下来。

第二天我到派出所,很吃惊,昨天晚上朱斌那么迟休息,一早就全副武装地干着活,真是铁打的人。怪不得他那么瘦,付出的太多呀。

巡逻的第二天,我们到海宁和桐乡交接处加油站加油,就在加好油回来的路上,接到110指令:有人走路摔倒了,在海宁和桐乡交接的公路上。朱斌马上调转车头,一路风驰电掣,6分钟到达。现场已有一名海宁方的安保人员,跪在地上撑着老大爷。朱斌很快就跟海宁第一人民医院联系上了。我就纳闷,他怎么知道这个电话号码呢,原来是备无患。看来,要做好工作,细节太重要了。

当天晚上,我加班2个小时,把我们做好事的新闻写好,第二天在《平安时报》上刊登了。次日,朱斌到门口的传达室留意报纸是否到了,说要好好学习写作手法。我调侃道:“这是你历史的一部分,也是人生的小驿站。”

休息日,朱斌带着我徒步走,看看镇上的风土人情,品味文人有滋有味的艺术人生。

离开前,收拾物品时,我把领导慰问的半箱苹果转送给了朱斌。沉甸甸的苹果也是一份责任吧,希望朱斌兄弟在寒冷的夜晚巡逻时,想起我们的战斗情谊。那天中午在食堂吃好饭后,朱斌要赶写一个材料送检察院审批,我们就此匆匆告别。

从到桐乡的下雨天,到离开时的阳光灿烂,这期间我和搭档朱斌的经历,可谓是一段缘分。

直击真相

给嫉妒加一点点幽默

○王珍

突然有一天,我接到一个电话,是初中的同学打来的,自从初中毕业之后就从来没有联系过。我从记忆深处迅速地挖出她少女时的样子,一边在想着这么突然地邀请我明天参加一个三五人的小型同学会,这其中藏着什么样的心机?

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初中的同学会,仿佛我没有那段岁月可回头。因为在我的印象中,班上的同学都不喜欢我,不是一点点不喜欢,时常有几个同学会骂我,甚至会动手打我。如果有个别同学试图接近我、向我示好,立刻会受到株连,像我一样被孤立,甚至被打骂。所以,我基本上是没有朋友的。

所幸我有位很强大的好朋友——书。诗书笔墨成就了我不寂寞的岁月和还算健康的心灵。那位同学,她煞费苦心借我发表的文章按图索骥,历经种种曲折辛苦,把我从茫茫人海中搜出来,再三转达另

几位同学的重托,请我务必给她们一次机会去见一面。我只有就范。

相隔几十年的同学相见,彼此感觉非常陌生。聊着聊着,过去的样子渐渐地回来了。一个同学说,没想到你的个子还是长得蛮高的,性格也蛮开朗的。她说自己昨晚一个晚上没有睡着,惴惴不安,想起自己愚昧无知做了一些打骂我、伤害我的事,这些年一直良心不安,觉得很没脸见我。

我故作大度:有这事?我是一个那么讨人厌的女孩么?要么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让你恨我了?

在她们七嘴八舌杆杠式的表白中,过去的一些碎片慢慢地被拼凑起来:我曾经是一个和别的同学很不一样的人——那时女孩都玩跳牛皮筋、绳索儿,踢毽子,掷五子棋,只有我不会,我只知道老是捧着一本书看;许多同学抄作业甚至懒得抄让别人代做,而我的作业一定是原创的;上课

时所有的人都讲过小声话,做过小动作、传过纸条,而我只做一件事,盯着老师看,竖着耳朵听老师的每一句话。还有最最不可饶恕的是,大家都在男女同桌的课桌上画三八线不能逾越一点点,我却不分男女还厚颜无耻地和男生说话……

她们说得没错,我确实是那样一个不合群、不融入,有些另类的女生。而正是因为我的诸多“不一样”,造成的后果是几乎所有的老师都特别喜欢我。据她们回忆,有位数学老师基本是天天皱着眉头、苦着脸,但哪怕是正在“骂人”,只要我飘过,立马眉开眼笑,好像我就是开心果。像这样的同学,不恨不骂不行啊!最终,她们自己坦白,绝对是嫉妒,没有别的了。

“但是,你们后来只是对我不理不睬,不再骂我,而去骂班长了。这是为什么?”她们是这样回答我的:“因为骂你、甚至打你,你除了躲开

之外,没有任何反应,也不告诉老师,照样是拿着一本书看着,我们觉得很无趣,就把目标转移到班长身上。她的反应太激烈了,又喊又叫,常常哭着告诉老师,这正是我们要的效果!”

很感恩她们的主动约见和坦白,让我看清嫉妒的狰狞,不仅被嫉妒者会灰心,怀疑人生,而且嫉妒者也常常会因为自己无理性的言行举止而自责、后悔,同学少年的花样年华竟因为嫉妒而变得霾深雾重。无意间她们道出了一种抗嫉妒的方式,无为、不争。道家的无为而治其实可以是面对嫉妒的态度。

嫉妒就像毒蛇,吐出的毒汁不仅会毒害他人,也会让自己中毒。我认识一位受人尊敬、才华横溢的师长,育人无数,他的学生中有不少是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”者。这其中,自然也会有得意忘形之人,居然在老师面前狂妄自大、自吹自擂。

老师忍了许久终于爆发,在大庭广众之下剥学生的面子,且穷寇猛追,让那个学生很狼狈,无处可逃。而那位师长余怒未消,依然振振有辞地各种声讨,没完没了。

原来觉得那学生过分的人反而对那位师长颇有微辞了,觉得师长的冲冲怒气中有浓浓的醋味。那种强烈得让人掉牙的酸劲,让人避而远之。

都知道嫉妒是吞噬心灵、要人性命的毒蛇,但它却和生命难舍难分地缠绕在一起,时不时就会吐出信子来舔一口。也就是说,人只要有一口气在,就会有嫉妒相随。

想起近日微信群里在传一个段子,有人故意把大师写的篆体作品“前程似锦,继往开来”念成“逮住蛤蟆,攥出屎来”。我就突发奇想,实在气不过要嫉妒时,就用这样的方式,幽默地嫉妒,这样,是不是能够清涼解毒呢?